

山人四部稿卷之六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三首

李愚谷先生集序

和長興目潘安仁拙於用多多矣安所合者為也蓋
世貞嘗北游燕代間觀勒習兵諸將所合者以萬計
老弱間之金進鼓退坐起錯節旌旗之色全然未見
敵而囂先之益西乃有新秦之卒三千其騎組步如
繡勁弩布前長戟距後衆目一麾衆耳一鼓即卒然

而陵之而未易敗也以萬人計而中精之三千人足也然不能加三千人三千人而萬人之用在也世固有巧用其少者李先生為文章號稱名家數十年吾不知所繇庶幾龍城氏之風哉夫以李先生為文章號稱名家數十年而終不敢以其才而濫先民之法意至而言意竭即止大要不欲使辭勝意如此諸後生少年剽畧而博綴緝而華者將無少李先生乎哉李先生誠少且巧矣余故序其遺文而梓之李先生名舜臣舉進士禮部試第一嘗為吏部為國子師太僕卿矣輒斥補外最後遂廢不用其於官簡靜自好

如其文云

王明佐泰岱集序

王明佐者其字初名治已名元治最後名逢年明佐少而磊落縕奇氣自其為諸生時固已厭薄其業而家世受翰林先生言明佐獨不好翰林先生言於詩慕稱風雅蘇李建安曹公父子蒐陶謝包齊梁旁及開元近體騷楚賦蜀文多習左氏莊列申韓遷史檀弓汲冢越絕三十時所讀已數百千萬言其著草亦數十萬言然時時從有司校第第輒下至庭詰明佐作何語何所來繇誨廼公為也里中兒前已不能無

少明佐矣至會有司扼之故視以益薄而明佐雅自
張其名毋許者乃大恨罷去依其鄉周虞部京師虞
部慕雅士也以故善明佐時時為扼挽稱說而因以
見余酒間相得驩然恨晚也燕中最辛近者所忠之
倫二人忘其名與明佐大人故有連投書自通誦偉
麗甚明佐度以書毋能當我必投屣擁篲叙論故舊
虛左之席且薦我上林中而二貴人謬意明佐吳人
當齎重來從事謁請我明佐宴殊非所望不報也明
佐竟醉大罵去益困遂還吳久之明佐且復北而余
待罪治兵青州手哀其詩古近體若干為書貽余

人遺之泝流中竟不達不知其書辭云何也余故以
約明佐游岱明佐既報則北之岱而待余余日謝吏
士結束待明佐而游復巧左若辟然明佐既之燕困
如故質食漿家袒褐一饋履行雪中其上履也履下
處乃視人足者乎丞相得其文讀之竒曰是夫能和
栢梁者吾且辟而衣食之明佐竟謝弗肯往也丞相
能坐我上坐稱謝教毋以文役我否淮陰魯道者不
知其何如人獨好從明佐游明佐始不能毋望余後
具得溺書狀使魯道汰其詩而手自編帙以貽余曰
運城之璞明貝之蚌固珍恆也能具足行乎昆蹶之

良驥有剪拂珊瑚離漣於鐵網物故有托而後著者
余媿其意且命梓俄而邁家難棄官業行矣金華公
乃握藻柄與余倚案禪嗜也更以屬之於乎跡明佐
後先事窮乃爾諺云力耕不如逢年其所稱名蓋其
指即以覲一日之遇哉迫可憫矣獨于辭縣麗宏博
纚纚不竭陸海之藏溢積充羨因足以走程卓而喝
陰鄧亡論也順風而呼鼓非加疾其勢激也考洪鐘
辨鞀鐸之孰下風隸然收矣世固無無耳者明佐之
風且定矣

宗子相集序

嗚呼此廣陵宗臣子相之詩若文武昌吳國倫傳之
而吳郡王世貞為之序曰昔在建安一曹龍奮公幹
角立爰至潘陸衍藻太冲脩質沈宋麗爾必簡嶽嶽
李杜並驅龍標脫銜古之豪傑於辭者徃徃志有所
相合而不相下氣有所不相入而相為用則豈盡人
力哉蓋亦有造物微旨矣日余與李攀龍于鱗燕中
游也子相實挾吳生暨天目徐生來子相才高而氣
雄自喜甚嘗從吳一再論詩不勝覆酒盃嚙之裂歸
而淫思竟日夕至喀喀嘔血也當其所極意神與才
傳天竅自發叩之泠然中五聲而誦之爽然風露襲

於腋而投於咽然當其所極意而尤不已則理不必
天地有而語不必千古道者亦間離得之夫以于鱗
之材然不敢盡斤矩矱而創其好即何論世貞哉子
相獨時時不屑也曰寧瑕無砥又曰致良在御精鏐
在篚可以噬決而廢千里余則無以難子相也諸善
子相者謂子相超津筏而上之少年間是非子相者
謂子相欲逾津而棄其筏然雅非子相指也充吾結
撰之思際吾才之界以與物境會境合則吾收其全
瑜不合則吾姑取其瑜而任瑕字不得累句句不得
累篇吾時持上駟以次馳天下之中下者有一不勝

而無再不勝如是耳今其篇章具在即使公幹太公
必簡龍標小自貶損而附於諸賢之驥子相甘之哉
子相於文筆尤奇第其力足以破冗腐成一家言奪
今之耳觀者而大趣乃在北地李先生以子相之詩
足無憾於法乃徃徃屈法而伸其才其文足盡於才乃
徃徃屈才而就法而又不假年以沒悲夫悲夫然具
是不朽矣世之立功名尚通顯者日譏薄文士無毛
髮之用子相獨不然為考功郎有聲以不能附會非
久出叅閩藩屬有島寇事祗席吏民調兵食規摹為
一方冠旣又佐其臬為儒生師帥比死家祀而人哭

之則子相居恒不懌謂麒麟鳳皇寧能並鷄犬用乎
不得之不能為聖世吾厭吾鷄犬行去矣于鱗大賞
之為詩曰一為麟鳳言三款加殮食其曹偶持論若
此

徐汝思詩集序

始余罷青州而北別汝思平原汝思前為祖念予語
甚愴已顧循其弁曰乃使我介而談兵乎居無何竟
以議兵事忤臺旨得婁劾去蓋海內言文章者頗籍
籍推汝思汝思亦雅自負以一當生樹赤幟藝苑中
即所蒞治孰可能文聲殊不屑也汝思既不得志文

章乃數提兵北扼虜遂慨然有封狼居胥意大司馬
第功籍當封而會忌汝思者難其材高而易其不善
護形跡以故稍乘間萋菲之汝思竟用是誅以死汝
思且死屬其家大人曰兒詩遂不幸中道矣度無能
傳我者是必北走齊謁于鱗東走吳謁元美乎吳差
近其且先元美于是其家大人哀汝思遺詩凡四百
餘首書謂予幸無忘延陵之義予遜謝不獲則為汰
別其猥雜者僅得百五十餘首付梓人汝思多五七
言近體予故不別論論其近體曰於乎詩之變古而
近也則風氣使之雖然詩不云乎有物有則夫近體

為律夫律法也法家嚴而寡恩又於樂亦為律律亦
樂法也其翕純皦繹秩然而不可亂也是故推盛唐
盛唐之於詩也其氣完其聲鏗以平其色麗以雅其
力沈而雄其意融而無迹故曰盛唐其則也今之操
觚者日哢哢焉竊元和長慶之餘似而祖述之氣則
漓矣意纖然露矣歌之無聲也目之無色也按之無
力也彼猶不自悟悔而且高舉而濶視曰吾何以盛
唐為哉至少陵氏直士耳汝思往與余論詩固甚
恨之度汝思之所撰著亡用句攻而字摘業非盛唐
求述矣予嘗謂汝思子越人也欲之秦則必渡大江

道汴洛叩關而西有江而止者汴而止者洛而止者
謂之秦不可謂之非秦之道尤不可子誠欲之秦而
東南其首凋輪楫竭橐裝度五嶺八桂而躑躅於非
柯雕提之間其道途也益深其去秦也益遠矣汝思
擊節稱善語曰寧玉而瑕毋石而璠今汝思詩具在
如登岱雲門汎海諸篇颯颯乎有古遺響焉殆欲起
大曆而上之嘻固無論汝思秦也謂汝思而非之秦
之道也耶

戚將軍紀効新書序

閩中汪中丞使來云戚將軍用兵如神其所著紀効

新書考公能無意一言乎不佞故嘗從王憲使論叙
戚將軍用兵狀曰戚將軍善用寡已又曰戚將軍善
用衆已又曰戚將軍善用敗已則曰戚將軍善用勝
問所以善用狀則曰縣官自急海事未悉天下力厭
之東南大約越卒十不能易倭一而戚將軍繇裨校
起提千餘烏合之士躡其穴而梟夷之若芟稿然即
無論戚將軍用寡已今諸邊大將將不過三千人勢
不能他有所舉而獨戚將軍任大將至將數萬人其
精神之所提衡注使凜乎若出於一人而肝膽之是
無論用衆已戚將軍所遣卒或不幸偶中敵以敗告

戰將軍蓋以之往往利月其環以誤敵敵懈見
即陰鼓我之氣而驟用之以成大勲故戚將軍之敗
往往為勝端而他將士見小勝則志小溢見大勝則
志大溢日擁鮮闔華以勝形示下其下亦競為更辭
悅其上而貪於懈是故其勝往往為敗端乃戚將軍
蓋治兵自如即不幸敵勝而不得以勝壓我我勝而
敵不得以其敗誤我今戚將軍起裨校屢遷至大都
督佩兩印跨制三道大小可數十百戰所殺酋萬萬
計稱東南名將無偶戚將軍者因出一編授余曰此
戚將軍所著紀効新書也余得而讀之卷凡六自來

伍以至水矢篇凡十有八情者探無間操無形者生之談要眇粗者教技擊按營壘分水布陸鐵悉條備若陶朱公之治生其明賞罰定章程刻嚴斷斷若韓非之論難刺見寇隱出神不鬼若李主君平之前知余乃作而歎曰威將軍能縣官誠用之北楮澣海封狼居胥取萬戶侯何足道哉是宣獨東南為余嘗恠漢武帝時下朝鮮埽滇笮甌閩南三越不旋踵而若承蜩然其最難者匈奴耳而大將軍驃騎將軍以輕騎絕大漠數得志焉此豈盡出天幸不至乏絕哉而太史公傳自鹵獲封戶外畧而不具載意其人以